

编校《按辽御档疏稿》序

《按辽御档疏稿》，是明朝万历年间辽东巡按、御使何尔健给神宗上疏的稿子。万历三十年到三十一年（公元1602——1603年），何尔健巡按辽东。这时正值宦官高淮在辽东征收矿税，他以征收矿税为名，对辽东人民敲骨吸髓，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何尔健目睹辽东人民的疾苦，愤怒上疏陈述高淮的罪恶。《疏稿》中的“档”，即指的高淮。

万历时期，社会矛盾已极严重。贵族、官僚、地主通过赐予和兼并，把土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农民丧失土地，还要负担繁重的赋役。政治极端腐败。政府财政本已入不敷出，加以援朝战争和重建火灾后的宫殿，国库日益空虚。明神宗为搜刮民间金银，解救他的困难，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派遣宦官到各地直接征收商税、矿税，于已经极为繁多沉重的赋役、田租、杂税之外，又向人民课加了一项沉重的负担。惨重的剥削，激起民变，反宦官反矿税的斗争，此起彼伏地

在湖广、苏州、江西、陕西、直隶、福建、云南、辽东、甚至京郊，不断发生。有的地方把税监杀死，有的地方把税监打得抱头鼠窜。

何尔健的上疏，就他所亲自见到的情况，对高淮在辽东的罪恶活动，真实地予以揭露。更重要的是，他的上疏，也翔实地反映了当时辽东的社会面貌，军民生活情况，以及辽东一带明王朝边防的虚弱。

万历初年，女真各部还处在分裂状态。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崛起。经过几年征战，他成为女真族中的强大力量。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他建立后金国，自立为皇帝，统一女真族各部。

何尔健巡按辽东的时候（万历三十年到三十一年）正是女真族兴起，明朝辽东边地由不时遭到女真族侵扰，到岌岌可危的时期。这时间，明朝统治下辽东的军民生活、社会情况和边防实力如何呢？在这些方面，何尔健的《疏稿》给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

何尔健是万历三十年二月初八日出山海关到辽东去的。他所看到的辽东，到处是满目荒凉，人烟稀少。最北开铁一带的情况是：“由辽沈历汛懿、开铁等处，所过藁莽极目，烟火不属，人迹罕少。”辽沈一带是：“辽沈视开铁村屯颇多，人烟颇稠。然所在枯槁，无

复生意。道路行者，垂头丧气，重足侧目，憔悴羸羸，半人半鬼，令人举目而不敢视。”素称边腹殷庶的南肆卫，也并不好多少。“及遵海而南，放于金复、永宁等处，所在萧条，村里为墟。”

何尔健把辽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归之于赋税的繁重；尤其是矿税之兴，“剜肉剥肤，啄骨吸髓”，更使人民难以忍受。如他在说到金复、永宁等处“所在萧条，村里为墟”之后，就接着说：“间过一村一铺，老幼妇女，遮道号呼，称冤茹苦，哀痛迫切之状，真有不忍闻且见者。停驂问之，皆曰：‘我等边军余丁，皆朝廷爷爷之赤子也。往年不纳矿税，边方地瘠差重，尚自度日不过，近年因包矿包税，每人一身，除屯田、科粮、帮军、买马、修城、贴驿、排车、号头各正额杂差之外，每丁仍包矿税，多者二、三两，少者一、二两，而此外火耗使用及无名差委棍徒挟骗之害，更有不可计者焉。以致富者日贫，贫者日逃，逃者不返，返者更逃。若天台不为我等作主，我等俱是死逃’。他在另一上疏里也说：“臣请告不得，恐违阅视事钦限，不得已抱病视事。乃一出而声冤叫屈、呼天吁地之众，蜂拥遮道，不忍见闻。及停驂问之，咸云：‘追矿税，征房号，编牛车，拿大户，调夫匠，修坊牌，冒军粮，占军役，诈假官，用非刑，

携财物，奸妇女等事，皆太府委官所行之事也。’地方军民，有弃财物投虏者，有甘受棍毙者，有断手刖足者，有投河自缢者。千万苦情，诉说不尽。”

何尔健的疏中，也说到女真族的骚扰，如他说过：“辽东乃神京左臂，迩年频遭虏患，土旷人稀，烟火不属，生理鲜少。”“虏人潜伏，不时劫掠。”他所说的虏，即指女真。但他更大量地向皇帝提出的严重问题，是人民受苦受迫不过，除群起反抗之外，就逃往虏地。他说：“去年以矿役，被委官陈应登将南卫等屯民李世民、姚斌等数千余家，迫之上山入岛，几成大变。……迩来又将千家屯临虏一带住民逼入夷地逃生者，无虑数千余家。抚之不住，招之不来。近又有吴图元等，告称因被（宋）希曾诈害，受苦不过，上司不敢作主，各出墙顺虏投生等语。夫以朝廷休养生息所恃以安边固圉之赤子，一旦驱而之虏，其罪可胜言哉！此而不问，恐莠莠孑遗尽挺而走虏，而辽左半臂之地，非国家所有也。”

辽东人民把女真统治地区视为乐土，把逃入女真地区视为生路，这是何尔健所最注意的。辽东百姓对何尔健说：“我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再看几时不罢（矿税），也都钻入夷地，自在过活去罢。”何尔健从人民口里知道，“建州夷地有千家庄者，东西南

北周廻千余里，其地宽且肥。往年辽沈以东，清河宽奠等处，与夷接壤，其间苦为徭役所逼者，往往窜入其中，任力开垦，不差一役，视为乐业。彝人利其薄获，阳谓为天朝民也，相与安之，而阴实有招徕之意。然矿税未行，人重故土，去者有禁，就者有限；而官司有事勾摄，犹未敢公然为敌也。乃今公私之差，日增月益，已自不支，而矿税之征，朝加夕添，其何能任！况在此为苦海，在彼为乐地，彼方为渊为丛，民方为鱼为雀，而我为獭为鹬。以故半年来相率逃趋者，无虑十万有余。”

何尔健这些话，目的在把辽东社会民生的严重情况如实地上报给皇帝，好引起朝廷上的重视。但他却告诉了我们，辽东边区汉族人民和女真族人民是相处得很好的。他们间的关系是“相与安之”。明朝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敲骨吸髓，使得人民“在此为苦海，在彼为乐地”。他把人民、女真和明朝廷三者的关系，比作鱼雀、渊丛和獭鹬的关系。辽东汉族人民为鱼为雀，女真族地区为渊为丛，而明朝统治者却是为獭为鹬。在这里，何尔健却无意中把明末统治者残酷腐败的本质，完全揭露出来了。而对于如何看待历史上边疆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也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我们在讲述历史上边疆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时，

往往强调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侵扰，不大注意少数民族对苦难的边地汉族人民的支持。在边疆地区，汉族统治者、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三者之间，还有为獭为鹳、为鱼为雀和为渊为丛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是汉族人民的保护区，是乐土。

辽东军民生活困苦，逃亡不已，影响所及，边防自然空虚。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何尔健在上疏里曾多次谈到。例如他说：“沿边穷卒，月止粮银四钱，尚不及薊镇台兵三分之一。且每岁修守，时时防虏，非如他边，虏来有时，其防有候，其苦奚啻数倍。况粮赏已薄，又每越三四个月，不沾实惠。除揭贷出息外，而该管官司，又有公私使用之扣，名虽四钱，计所得不过一、二钱。而一人在军，一家仰赖，其将何以为生！此相率窜徙逃亡者，十有八九矣。台堡虽存，士卒多空，谁与为守？”“由辽阳历汛懿开铁等处，所过藁莽极目，烟火不属，人迹罕少。即有墩堡电台，十无二三完固，而其中军马器械，大都多老弱瘦损朽钝不堪之甚。且其中有台无军者，与无台同；有军无器者，与无军同；有器而不利于用，与无器同。无怪乎虏之大入则大利，小入则小利，损兵折将，无岁无之”。

明朝和女真的战争，为什么总是打败仗，这是最

好的说明了。

万历三十年到三十一年，已是努尔哈赤逐步强大，攻占明朝辽东地区的前夕。何尔健的《疏稿》所提出的问题和所提供的情况，对于研究明末清初，明、清两家在辽东斗争的历史，对于研究清何以兴，明何以败的历史，都是很好的史料。从何尔健上疏的气度看，他是明朝的忠臣，敢于为民请命的好官。在当时敢于和宦官斗，是时时有杀头的危险的。正如吴楷在为《疏稿》所写的序中所说，当时“忤珰即忤上。疏至十三，犯不测者数数矣。侍御独无荣辱死生虑而为是愬直哉！夫亦且拼之身外焉耳”！何尔健的为官刚正，还有有力的旁证，即当时的朝鲜记载，称他为直臣，为铁面御史。《朝鲜李朝宣宗实录》卷153，三十五年五月条下记载：“闻辽东有何姓（原注：中朝直臣名尔健）御史者，号令甚严。至于移文我国查核张谦（原注：高淮差官，往来作弊者也。）往来之事，似是所谓铁面御史者矣。”（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刊本第30册。这条材料是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文良同志写信告诉我的，特此致谢。）直臣，铁面御史，拼之身外，都说明何尔健是敢于说真话的正直人。这就更增加了《按辽御珰疏稿》作为信史的史料价值。

大约因为何尔健在疏中称女真为虏，他的这部

《按辽御珰疏稿》在清初被列为禁书。但这部《疏稿》在山东菏泽何姓家族中保存下来。大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后期，族中管事的人把它石印出来，只印了一、二百本或稍多。书名叫《何氏宗范》，《疏稿》之外，还有何尔健手定的《族约》和他以及他的子孙写的一些诗文。我保存下来一本。解放前，我们族中读书人不多。几十年来，几经沧桑变乱，除我这一本外，保存下来的恐怕不多了。至于石印时所依据的本子，当年管事的老年人，早都下世去了，现在已无从查考。

为了保存这部有用的史料，决定把它整理出来。在编校过程中，查了明末清初一些书，看有没有提到或著录这部《疏稿》的。在北京图书馆藏善本书里，竟查到一部《疏稿》的万历年间的刻本。但我们没有看到原书，看到的是书的缩微胶卷。我们把万历本和家本作了对校。凡两个本子不同而又不能肯定万历本比家本好的，只在注里说明。凡两本字不同而万历本显然比家本好的，就照万历本改，改上的字用[]号括出。凡两本字有多出而又不能肯定万历本一定好的，就只在注里说明。凡两本字有多出而万历本显然好的，就照万历本补入。家本多出时，也在注里说明。

一个须要指出的问题是：万历本把所有的“虏”字都改成“鲁”。书中的“虏”是指的女真，万历晚年刻的

书不可能已经为女真讳，这大约是清初挖补万历版印刷的书。胶卷中看到的，没有别的材料可供推测或解释这问题。

《按辽御档疏稿》本文以外，这里所收的若赢的《按辽疏草题辞》、吴楷的何侍御《御档疏草序》、吴允中的《何公行状》、《始祖廷尉公训约十四条》和《郡守吴公生祠碑》，都是《何氏宗范》里原有的。《训约十四条》，就内容所宣传的思想说，显然是封建的，有的是腐朽有害的。这里收录它，一是因为它是何尔健的著述，由它可以更多地了解何尔健的思想；二是因为它也是研究中国封建家族制度的有用材料。

何尔健，《明史》无传，只在《宦官传·高淮传》里提到他的名字。万斯同《明史》（抄本）卷339有《何尔健传》，《曹州府志》卷15《乡贤传》中有《何尔健传》，都收进附录里。为了使读者了解高淮在辽东的劣迹，《明史·高淮传》也作为附录收进来。

中州书画社答应出版，想是史学工作者都会高兴的事。谨把《疏稿》内容和编校原起，略述如此。编校工作主要是郭良玉同志作的，我参加了一部分工作和讨论。是为序。

何兹全

一九八一年十月

《按辽御珰疏稿》目录

编校《按辽御珰疏稿》序

何兹全

《按辽疏草》题辞	[明] 若瀛 (1)
何侍御《御珰疏草》序	[明] 吴楷 (3)
按辽御珰疏稿	(5)
一、急停矿税	(5)
二、恳戢凶焰	(8)
三、假指残害	(12)
四、诬赖激变	(18)
五、税监欺诬	(23)
六、乞申严禁	(28)
七、直陈困急	(35)
八、妄冀非宜	(44)
九、镇城劫狱	(50)
十、倚势杀人	(55)
十一、边军受害	(60)
十二、横剥愈甚	(69)

十三、图陈万苦 (92)

附录一 何尔健的著述

郡守吴公生祠碑 (94)

始祖廷尉公训约十四条 (97)

附录二 何尔健的传记

皇明诰授奉议大夫大理寺丞前浙江道监察御史辽东巡按

何公行状 [明] 吴允中 (103)

万斯同撰《明史》(钞本)卷339《何尔健传》

..... [清] 万斯同 (109)

《曹州府志》卷15·乡贤《何尔健传》(乾隆二十一年周

尚质编纂) (111)

附录三

《明史》卷305《宦官·陈增传附高淮传》..... (113)

《按辽疏草》题辞

《按辽疏草》者，何乾室侍御劾樞瑄十三疏也。历读樞瑄诸罪状，辄发上指；及悉辽^{〔1〕}民茹毒之惨，辄痛哭流涕。至侍御力为辽人请命，数数被恶瑄齟齬而危言动主听，全辽之夫，不胥驱而之虏^{〔2〕}，则未尝不击节叹赏，辽有真御史也。

自古祸人家国，靡非阉宦，究且流毒缙绅。顷者^{〔3〕}开采之役，滇南、秦、楚以及徐、淮间，诸瑄煽虐，厚罹其毒，而辽为甚。又且请镇守，妄希弄兵，潜作不轨，其祸机较滇南、秦、楚、徐、淮间更深。而侍御日触锋蹈阱，不少贬挫，先后驻节，力剪其枭翼余东蓑、刘时泰、杨承恩、李守节等^{〔4〕}辈，革其所招降虏^{〔5〕}、义勇、无名双粮千余人，而又尽仆其所竖生祠、祀堂，诵功碑、祝厘寺及奉旨为商人张柱子^{〔6〕}国官尚义两中书坊不少贷。

先是，淮以催查矿税，每店每镇，奏立黄旗马七十匹。镇守官^{〔7〕}稍为阻〔抑〕^{〔8〕}，即耸奏遣戍，而兵

枢四司，以复旨迟，俱落职。侍御力革之，以致渠监承役截实封，上言激怒，人咸为侍御危。而上卒不为动，罢镇守之议。孰谓天王非圣明，而侍御之功不伟欤？

侍御报满，西入关，辽人牵衣泣数行下，惧无死所。今又五年矣，淮竟逮还阙下。辽人百毒百尝而有今日，孰不拜侍御之赐？脱不力争而淮得妄请也，关以东有不忍言者矣！

侍御按辽，疏草尚富，此十三疏皆弹淮^{〔9〕}也。试读一过，侍御之^{〔10〕}风节，大略可睹^{〔11〕}。

年弟子若瀛撰^{〔12〕}

注：

〔1〕万历本辽下有“军”字。

〔2〕万历本“虏”作“鲁”。

〔3〕万历本无“者”字。

〔4〕万历本“等”下有“数十”二字。

〔5〕万历本“虏”作“鲁”。

〔6〕万历本“张柱子”下，“国官”上有“国宦”二字。

〔7〕万历本“官”作“马”。

〔8〕“抑”字，家本无，依万历本补。

〔9〕万历本“淮”字下有“者”字。

〔10〕万历本“之”字作“棱棱”。

〔11〕万历本“睹”字下有“已”字。

〔12〕万历本“撰”下有“并书”二字。

何侍御《御瑯疏草》序

方虎瑯之负隅山海，择人而食也，辽左受惨实甚。同里^{〔1〕}侍御适按其地，则念曰：奉有简命，以拯此一方民也，倘与瑯共喘息而阿上意，于计甚^{〔2〕}便，如吾民何？乃先以意尝之，期调停约束以便民。瑯阳诺而阴怀叵测，蛰尾愈烈。侍御剪其翼瑯者，凡有妄攫横噬及驿骚不检，悉绳之法，不少贷。瑯惧而请镇请兵，明与之扼，且百计媒蘖之者无不至。侍御乃悉其殃民状，为疏上请，前^{〔3〕}后十三至。即其疏有俞与否，而衷^{〔4〕}情恳切，词意激壮，为民争命者，出自肺腑，圣衷未始不隐隐动也。又逾年乃系瑯以归。

盖瑯之未系也，眈眈肉视辽左，刻骨吸髓，荡其产而毁其居，算其井而墟其市。辽人不胜其楚，至揭竿从事。氓啸于野，士哗于伍，几成大泽之屯。酋奴伺衅而动，关弓秣马，几通甘泉之锋。藉令瑯不系，则人心汹涌，而辽事不可知。然非侍御预白其罪状，则巧为涂饰，而圣意不可知。诸瑯尤而效之，在在皆

然，丑类复有戎心，而天下大势又不可知。故绥左臂以安天下，去瑯以安辽左，人知之，至〔5〕明挫其锋于先，默胎其去于后，则此疏力也。曲突徙薪之计早行，又何至焦头烂额，张皇悔祸哉！兹御瑯疏〔6〕之所为有功于辽也。

然而未论其心也。盖大工肇建，水衡不给，而至蒿目于税瑯，假之而内构外煽，弥缝播弄，以激上怒，而密为中人，是忤瑯即忤上。疏至十三，犯不测者数数矣。侍御独无荣辱死生虑，而为是戇直〔7〕哉，夫亦且拼之身外焉耳。则其积心也〔8〕，苦矣！又不直功矣。

同里富眷弟吴楷拜手撰

万历三十六年春月吉日

注：

〔1〕万历本“里”下有“何”字。

〔2〕万历本无“甚”字。

〔3〕万历本“前”作“先”。

〔4〕万历本“衷”作“形”。

〔5〕万历本“至”字上有“而”字。

〔6〕万历本“疏”下有“草”字。

〔7〕万历本“直”作“愚”。

〔8〕万历本序后正文前，有《疏稿目录》。

按辽御档疏稿

一、急停矿税

钦差巡按辽东等处兼理通省学政湖广道监察御史臣何尔健题为：辽左残惫已极，采樵时刻难支，恳乞圣明，轸念衡边，于不能概停之中，姑急停此一隅，以存子遗，以保孤悬重镇事。

臣奉命巡按辽东，已于本年二月初八日出关视事矣。

近屡接邸^[1]报，见各直省抚按官各有停止矿税之疏，俱奉圣旨：“矿税屡旨权宜采取。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日，不必渎奏，还静听处分。地方官宣布德意，着用心巡察。该部院知道。钦此。”

臣庄诵纶旨，仰窥圣念，岂不知宫殿未完，帑藏空虚，一时权取，后日自停，又何敢复渎，以烦圣听。除一面刊示，远近张挂，宣布圣意，以慰安人心外，但思边地^[2]非腹里之比，而辽之为边又非他边之比，今日之辽又非昔日之辽之比者也^[3]。军民之穷蹙

日不可支，而矿税之当停万不容已，有不可与其他直省寻常漫视之者，不得不为我皇陈之。

盖辽东乃神京左臂，近年频遭虏^[4]患，土旷人稀，烟火不属，生理鲜少。且僻处一隅，不通南北大路，关隘阻绝，舟车不至，独宁前一线之路，南海北虏^[5]，间有一二商贾经由此地。虏^[6]人潜伏，不时劫掠，其幸不遇虏^[7]得至城镇交易者，盖亦九死而一生焉。即今商贾断绝，城邑罢市，闾里萧条，人迹稀少，中使所尽知也。

又沿边穷卒，月止粮银四钱，尚不及薊镇台兵三分之一。且每岁修守，时时防虏^[8]，非如他边，虏^[9]来有时，其防有候，其苦奚啻数倍。况粮赏已薄，又每越三四个月不沾实惠，除揭贷出息外，而该管官司又有公私使用之扣，名虽四钱，计所得不过^[10]一二钱。而一人在军，一家仰赖，其将何以为生？此相率而窜徙逃亡者十有^[11]八九矣。台堡虽存，士卒多空，谁与为守？

且皇上初行矿税，只为国用不足，不忍加派。不知辽悬塞外，商旅渐绝，税于何抽？矿脉不属，银于何取？矿税俱无，中使额解三万有奇，何以充之？臣与抚臣及各道无奈，百方区处，议于官俸、民房、牛驴、屯田、地亩及吏丞班银、各衙门公费内，通融酌